

二十四史

卷一百一十五

白話二十四史



● 本書編委會編 ● 第十七冊 ● 中國華僑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册)

《新唐书》·下

李嗣业传	3
房琯传	5
李泌传	8
苗晋卿传	15
裴冕传	17
裴遵庆传	19
崔光远传	20
邓景山传	21
崔祐甫传	22
崔植传	25
崔俊传	27
元结传	27
来瑱传	32
崔宁传	34
元载传	38
杨炎传	41
鲁炅传	46
辛云京传	48
辛京杲传	49
刘晏传	49
第五琦传	54

常袞传	55
段秀实传	57
颜真卿传	63
李晟传	70
李愿传	80
李宪传	81
李昕传	82
王 伋传	84
浑瑊传	85
浑镐传	88
浑钊传	89
杨朝晟传	90
戴休颜传	91
阳惠元传	92
阳旻传	93
李元谅传	93
李观传	95
杜希全传	96
邢君牙传	97
陆贽传	98
韦正贯传	120
刘辟传	121
张愔传	122
柳公绰传	123
柳仲郢传	127
柳公权传	129
权德舆传	131
杜佑传	135
杜棕传	140
杜 慆传	142

杜牧传	143
杜颢传	148
王叔文传	148
杜黄裳传	150
乌重胤传	152
石洪传	153
李珣传	154
王沛传	154
王逢传	155
曹华传	155
刘沔传	157
石雄传	158
于季友传	159
王智兴传	160
王晏平传	161
王宰传	161
李逢吉传	162
杨嗣复传	165
窦群传	168
刘栖楚传	169
张又新传	170
杨虞卿传	171
张宿传	173
柏耆传	174
孟郊传	175
张籍传	175
皇甫湜传	177
卢仝传	177
贾岛传	178
刘义传	178

钱徽传	179
高钊传	181
冯宿传	183
李翱传	185
刘蕡传	187
王涯传	201
贾悚传	204
舒元舆传	205
王璠传	206
李绅传	209
李珣传	212
郑繁传	215
韩偓传	216
路岩传	219
郑畋传	221
王徽传	225
张浚传	227
王处存传	230
王重荣传	232
杨行密传	235
颜杲卿传	244
张巡传	247
许远传	254
南霁云传	255
雷万春传	256
司空图传	256
王绩传	258
吴筠传	259
张志和传	260
陆羽传	261

陆龟蒙传	262
柳冲传	264
杜审言传	267
宋之问传	268
李邕传	270
王翰传	273
李白传	274
张旭传	275
郑虔传	276
萧颖士传	277
皇甫冉传	280
李华传	280
孟浩然传	284
卢纶传	285
李商隐传	286
李淳风传	287
袁天纲传	288
叶法善传	289
严善思传	290
张果传	291
武士彠传	292
武三思传	294
韦温传	296
高力士传	298
仇士良传	301
李辅国传	305
王守澄传	308
田令孜传	309
索元礼传	314
来俊臣传	314

周兴传	318
田悦传	318
李宝臣传	324
李怀仙传	327
朱滔传	328
李师道传	333
刘玄佐传	337
突厥传	340
吐蕃传	372
回鹘传	402
沙陀传	431
契丹传	442
奚传	446
高丽传	449
百济传	461
新罗传	464
日本传	469
党项传	471
东女传	474
高昌传	476
吐谷浑传	479
龟兹传	483
于阗传	485
天竺传	487
波斯传	489
大食传	491
南诏传	494
扶南传	514
真腊传	514
河陵传	515

瞻博传·····	516
室利佛逝传·····	516
骠传·····	516
南平獠传·····	523
西原蛮传·····	525
李义府传·····	528
李林甫传·····	531
卢杞传·····	538
崔胤传·····	541
仆固怀恩传·····	545
高骈传·····	552
李希烈传·····	564
黄巢传·····	567
董昌传·····	578

《旧五代史》·上

梁太祖本纪·····	583
末帝本纪·····	615
安王朱友宁传·····	627
密王朱友伦传·····	628
郴王朱友裕传·····	629
庶人朱友珪传·····	630
朱瑾传·····	630
王师范传·····	632
刘知俊传·····	634
罗绍威传·····	637
王珂传·····	640
韩建传·····	641
李罕之传·····	643

冯行袭传	646
葛从周传	648
谢彦章传	651
张归霸传	652
赵匡凝传	654
张文蔚传	655
敬翔传	656
王重师传	658
朱珍传	659
李重胤传	661
张存敬传	662
寇彦卿传	663
庞师古传	664
徐怀玉传	665
王彦章传	666
杨师厚传	669
牛存节传	671
刘邺传	674
贺瑰传	679
罗隐传	681
仇殷传	681
段深传	682
武皇本纪	683
庄宗本纪	701

新唐书·下

原著 [宋] 欧阳修 宋祁

主编 陈龄彬

参译者 [按姓氏笔划]

王南平 刘鹤云 沈赤之 沈扶邦

陆蓉秀 周庆蕊 姚仲琦 晏鸿鸣

梅凌 穆家珩

德惠年下

謝安

與次子 救世蘇 曼西如

王南平 歐陽云 黃泰之 吳若水

參軍官一趙德潤

主 張 太 平 天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李嗣业传

李嗣业的字叫嗣业，京兆府高陵县人，身高七尺，力大超群。开元年间，跟随安西都护来曜征伐十姓苏禄，他首先登上城堡又抓获了俘虏，积累功劳被封为昭武校尉。后来被召募到安西，军队中开始使用长刀，李嗣业特别善于使用，每次战斗必定担任先锋，所向无敌。马灵督任节度，每次出兵都带他一起去。

高仙芝征伐勃律国，任命李嗣业和中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当时吐蕃十万军队驻扎在娑勒城，靠山临河，用木材修成城寨，来抵御唐军。高仙芝夜里偷渡信图河，下命令说：“到中午打败敌人，不然都处死。”李嗣业率步兵登上高山，往下推石头砸死敌军，又扛着大旗带头冲向险路，众将都跟着他。敌军没料到唐军突然来了，因此大败，跳到山崖下摔死的有十分之八。他们乘胜进军到了勃律国，抓住了他们的国王，讨平了他们的国家。李嗣业被封为右威卫将军。后又跟着高仙芝讨平了石国和突骑施，任跳荡先锋加封特进官。敌军称他叫“神通大将”。

先前，王仙芝靠用计偷袭攻占了石国，石国国王的儿子逃跑了，就挑拨各族都恨高仙芝，并告诉了大食国，他们联合军队来进攻四镇。高仙芝率两万军队深入进攻，被大食军打败，残兵只几千人。情况紧急，李嗣业对高仙芝谋划说：“您率兵深入敌境，后无援兵，大食军乘胜进攻，他们其他各族军队也将勇猛敢斗，我和您都前去战死了，谁来报效国家呢？不如退守白石岭考虑退兵。”高仙芝说：“我正召集被打散的军队，明天再和他们交战。”李嗣业说：“大势已去，不能坐等杀头。”于是立即赶去扼守白石岭，路狭窄，步、骑兵一个跟着一个前进，遇上拔汗那先退兵，輜重车堵住了道路不能过，李嗣业怕被追上，手拿大棒打他们，士兵和马匹被打倒的有几十上百，拔汗那的异族军吓跑了，高仙芝才得以生还。高仙芝奏报了李嗣业的功劳，提

升他为右金吾大将军，留任疏勒镇使。城墙有个角落崩塌了，多次修好后又塌了，李嗣业在那里祷告，有条白龙出现了，因此在那里建祠祭祀，城墙就不塌了。汉代耿恭的旧井长期干涸，他祈祷以后，泉水又有了。开始讨伐勃律国时，在葱岭上开路，有块大石头堵住了道路，他用脚一蹬，石头就滚到深谷里去了，记载这事的人认为是他的诚心使上天感动了。

天宝二十年(753)，加封骠骑大将军。进京朝拜时，唐玄宗当面赐酒给他喝，他因酒醉起身拜舞，皇帝为表示对他的宠信，赏给他一百匹绸缎、五十件金器、钱十万贯，说道：“这是给你解酒的。”

安禄山反叛了，唐肃宗调他回来，诏书一到他就率军上路，并和众将割破手臂起誓说：“路过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不能动。”到达凤翔后，拜见了皇帝，皇帝高兴地说：“现在你来了，胜过几万军队，讨贼能否成功，全靠你们。”于是下诏命他和郭子仪、仆固怀恩配合。他常常担任先锋，用大棒挥击，叛军碰到了，都被打败了。又升任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

广平王收复长安的时候，李嗣业率前军，在香积祠北边列阵。叛军将领李归仁率精锐骑兵来挑战，唐军用箭射退他们后就派骑兵追赶他们，他们还没跑到敌军营地，敌军大举出击，掩杀追击的唐军骑兵，逃回的骑兵冲乱了唐军，因此军阵乱了。李嗣业对郭子仪说：“现在不拼死求生，全军就完了。”立刻脱掉衣服手持长刀，大喊着冲到阵前，杀了几十名叛军，唐军军阵才又整顿好了。他率两千步兵持长刀、长柄斧并排前进，所向无敌，李归仁将军队埋伏在军营左边，窥测形势，广平王命回纥精兵进攻叛军的伏兵，李嗣业也从敌军背后夹攻，从中午战到太阳偏西，杀头六万颗，死在山涧山谷中的将近一半，叛军东逃，于是收复了长安。后又进兵收复洛阳，李嗣业作战最多。接着又和张镐、鲁炅、来瑱、嗣吴王李祗、李奂平定了各州。他被任命兼任卫尉卿，封为虢国公、食实封两百户。以后又兼任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

后来和郭子仪等围攻相州，军队疲倦了，众将都没能建功，只有

李嗣业穿铠甲多次奋勇杀敌，在众军中数第一。后被流箭射中，躺在营帐里，伤快好了，突然听见了发令的钟鼓，他知道是在和叛军作战，就大喊杀敌，伤口又破开了，流了几升血后去世了。皇帝赐给他谥号叫忠勇，赠官武威郡王，派灵车护送回任所。下葬的那天，又派宦官去吊唁，朝中大臣哭着为他致哀，他的墓地安排十户人家常年清扫。据说李嗣业忠心为国，不置家财，只有大宛马十四匹，先后赏给他的东西，他都交给官府来补充军费。

他的儿子李佐国，继承了他的爵位，任官到丹王府长史。他儿子去世后，为嘉奖李嗣业的功绩，赠官为宋州刺史。

房琯传

房琯的字叫次律，是河南府河南县人。父亲是房融，武则天时，以正谏大夫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元年(705)，被贬死在高州。房琯年少时好学，风格沉稳整饬，因父亲的地位成为弘文馆生员。后和吕向一起隐居在陆浑山，十年不与人交往。开元年间，写了《封禅书》，去游说宰相张说，张说对他感到惊奇，任命他为校书郎。他又考中了任县令科，被任命为卢氏县县令。后被封为监察御史，因审案不对获罪，被贬为睦州司户参军。后又任县令，所到之处提倡道德教化，兴办能长期受益的事，政绩最为突出。

天宝五年(746)，任给事中，封漳南县男爵。当时唐玄宗有玩乐的愿望，多次出游，把温泉宫扩大为华清宫，围绕该宫设置百官部门。因为房琯善于设计安排，有诏令总管规划骊山，凿岩挖池建皇帝出游的行宫。没完工，因与李适之、韦坚交好牵连治罪，贬为宜春郡太守。历任琅玕、邕、扶风三郡太守，多次提升任宪部侍郎。天宝十五年(756)，唐玄宗逃到蜀地，房琯骑马跑到普安拜见，皇帝很高兴，随从到了成都，又赐他一个儿子为官。

不久和韦见素、崔涣送册封诏令到了灵武，拜见了唐肃宗，详细

说明了太上皇让位的意愿，顺便谈到眼前有利和不利情况，抑制叛军的方法和叛军的情况，言谈典雅流畅，皇帝脸上露出钦佩的神色。房琯已有很高的威望，皇帝又一心信任他，重要事务一一和房琯讨论决定，其他将相没人能比。这时，第五琦因上奏谈赋税军费受到重用，担任了江淮租庸使。房琯劝谏道：“过去杨国忠搜刮盘剥，使天下人怨恨；皇上登基人们没见德政，现又宠信第五琦，这是一个杨国忠死了，另一个杨国忠又产生了，不能让全国人民安心。”皇帝说：“我正紧急调集军队，没有钱财就不行。您可以讨厌第五琦，但哪里去弄钱财呢？”房琯无话可答。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从河南来了，有诏任命为代理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他进殿谢恩，皇帝说：“我叫房琯任命为正职大夫，怎么成了代理呢？”贺兰进明恨房琯，就说：“皇上知道晋朝失败的原因吗？就因为重视虚假的名望，任命王衍为宰相，崇尚浮华，不管天下大事，因此走向了灭亡。现大唐中兴，应任用实干家，但房琯生性虚浮，好说大话，不是宰相的材料。皇上虽宠信他，但他肯被皇上任用吗？”皇帝说：“此话怎讲？”他回答说：“皇上先前是太子，太子领兵出征叫抚军，进京坐镇叫监国，但房琯给太上皇建议派众王任都统节度，称皇上是太子却分给朔方、河东、河北人口稀少的地方，永王、丰王却统辖四位节度使。这对于太上皇好像是忠心，对皇上却不是忠心。房琯的用意是众王不论哪一个得天下，自己都能保往恩宠，他又多安排自己的党羽，来掌握军队，从这看来，他哪里肯为皇上尽忠呢？”皇帝听信了他的话，开始讨厌房琯了。任命贺兰进明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

碰上房琯请求自己率兵讨平叛贼，皇帝还想依靠他完成这一大业，就下诏命房琯持符节任招讨长安，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能自己选择幕僚和将领。他就任命兵部尚书王思礼，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手，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房琯把军队分成三支进攻长安：杨希文率南军，从宜寿进攻；刘慆率中军，从武功进攻；李光进率北军，从奉天进攻。房琯自领中军任先锋。十月庚子日，驻扎

在便桥。辛丑日，中军、北军在陈涛遭遇叛军，作战不胜，房琯想防守等待时机，宦官邢延恩催促出战，因此战败，兵将战死者像砍倒的麻杆芦苇一样。癸卯日，房琯率南军再战，被打得大败，杨希文，刘慙都投降了叛贼。战前，房琯采用春秋时代的作战方法，用兵车两千辆围绕着军营，骑、步兵布置在兵车两边。接战后，叛军顺风呐喊，拉兵车的牛都吓得战抖，叛军又扔草用火烧兵车，兵将和马牛被烧死了不少，总共被杀死了四万士兵，血把大地都染红了。残兵只有几千人，不能组成作战部队了。房琯逃回了皇帝驻地，拜见皇帝，脱光上身请求处罚，皇帝饶恕了他，叫他招集受伤和打散了的士兵，再计划进攻。房琯很自负，将平治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但作战本来就不是他擅长的。他的助手李揖、刘秩等人都是书生，没有经历过战阵，房琯常常夸耀说：“叛军壮士虽然多，能抵挡我的刘秩吗？”皇帝虽然对房琯损失了军队感到遗憾，但宠爱信任没有减少。

崔圆从蜀地来，在大臣中最后拜见皇帝，房琯认为皇帝不召见他，是看不起他。崔圆将金钱送给李辅国，没几天就受到宠信，于是怨恨房琯。房琯常称病不上朝。遇到御史大夫颜真卿弹劾谏议大夫李何忌不行孝，房琯一向与李何忌要好，不想让坏名声加在他身上，假托他酒后上朝，贬官任西平郡司马。琴师董廷兰进出房琯官邸，房琯对他很亲近。董廷兰依仗房琯的权势，多次招揽贿赂，被有关部门弹劾治罪，房琯对皇帝诉说，皇帝为之大怒，呵斥打发他出来，房琯惶恐不安地回到官邸。后贬任太子少师。他跟随皇帝回到京城后，被封为清河郡公。房琯罢相后，朝中臣子多认为房琯文武兼备，可以再次任用。房琯也自认为将复出，给皇帝建功。和房琯要好的大臣在朝中公开宣扬他的主张。房琯当时每天邀请刘秩、严武等人宴饮会谈，称病不上朝时也这样。皇帝认为房琯好说大话虚浮怪诞，心怀不满，结党营私，不合大臣规范。乾元元年(758)，将房琯贬出京城任邠州刺史，把刘秩、严武等人也贬出了京城，并下诏书述说他们勾结的情况，通报朝中和外地。以前，邠州用武将任刺史，因此法纪废弃松弛，将官府作为兵营，官吏侵占百姓的房屋互相混杂争吵。房琯去